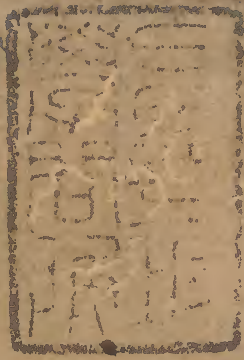


南華真經新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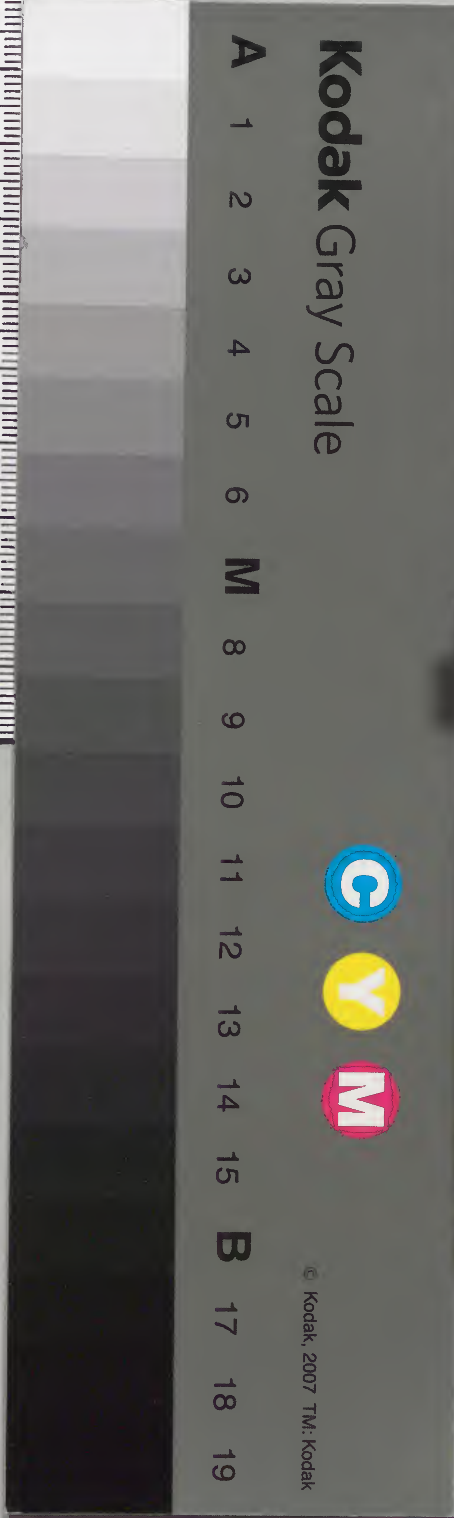
六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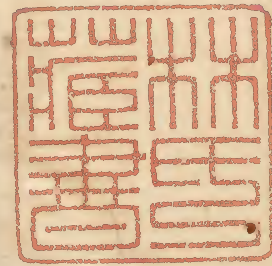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	七	三	一
〇	四	二	七
〇	七	〇	〇
七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一	七	三	一
〇	四	二	七
〇	七	〇	〇
七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74
冊數	7 (3)
函號	311 216





南華直經新傳卷之六

淺草文庫

宋元澤王雱傳

天道篇

夫天下之世俗外效曾史楊墨之所為而內失其自
然之正性正性失則不能無為而安靜矣莊子因而
作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
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
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無為為之之謂天審諦不妄之謂帝大而化之之謂

聖天與帝聖皆出於道而所以通達矣故天道無爲而行健萬物所以資始也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故曰帝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自然而彌綸民心所以悅懷也故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者知天也通於聖者入聖也知天則達於無爲入聖則任於自然如此則了於帝王之德而其所爲寂然而物莫礙矣故曰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無爲也無不靜矣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

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惔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惔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

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聖人非有意於靜。以其歸根而靜也。歸根而靜則靜之至。故曰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夫靜之至。則嗜慾忘。而天機深。外物安足以動矣。故曰萬物無足以鏡其心者。故靜也。然而聖人之至靜。愈於水之所靜也。水靜則明見於毫末。其平則大匠取法焉。聖人之心靜。則精神完復。而洞徹。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可逃。吾照之也。故曰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虛者所謂曠兮若谷也。靜者所謂其息深深也。恬淡者所謂希夷也。寂寞者所謂晦默也。

無爲者所謂自然也。此皆真空妙有之至也。雖天地道德不出於此。數者矣。帝聖所以處之而息焉。故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夫帝聖既處此數者。而心休心休則虛。虛則靜。靜則無爲。無爲則自得矣。然而虛則未嘗不實。實則極天下之理也。故曰虛則實。實者倫矣。靜則亦未嘗不動。動則無一事之失也。故曰靜則動。動則得矣。無爲則亦未嘗不爲。爲則無有不當也。故曰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任事者責矣。則自得。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哀也。故曰無爲則俞俞俞者。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

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靜則歸根而晦默寂然所以自得也故曰靜則與陰同德動則愈出而明白汎然所以無礙也故曰動則與陽同波此天樂之至也夫天樂者孔孟之所謂樂天也樂天則萬物不足以憂之而樂之至也故曰天樂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

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付物自然，則贍足萬物而不絕。故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俾物使然，則萬物相役而力不贍。故曰：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非帝王之道也。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不得不無為，人不得不有為。無為所以無心於天下，而有為所以有心於天下。而天下從而役使也，歸其役使者常逸，從而役使者常勞。此萬世不變之道也。故曰：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莊子之作此篇首言天帝聖人之道而次言虛靜恬淡之妙次又言天樂帝王之德所以極明無為之妙理也夫無為者必至於有為有為則有迹而已矣故繼言其兵軍賞罰禮樂喪哀之五事所以極言有為之迹也然而又慮後之治天下者以治天下之道不出於此五者而用之以失其真性遂稱五事為德教禮樂喪哀之末也夫有末者必有本本則無為之理也理不出於性命之際而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

行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夫莊子之此篇深明自然之道所謂知於天而已至

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
序亦所謂知於人而已荀子言莊子蔽於天而不知
人周豈為不知於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
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
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
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
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
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
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

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
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
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
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
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
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
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
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
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

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
貴賤親踈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
者何也？貴賤親踈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
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踈各有其號矣。因親
踈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
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既天地必原其情。必
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辯是非。是非
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
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

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之。此九變者。古之人孰不從之矣。至後世則不然。仰
而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
是豈能如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是。
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
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乎天下始大
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俟其間而出。
於徧見言道德者。至於杳冥而不可考。而原一世之
有爲者。爲不足以言形名者。守物誦教。罷若以至於
老而凝道德。彼皆忘其智爲之不贍也。而魁然自以。

為聖人者此矣。悲夫。故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序，安取其言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夫堯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哀婦人，此

雖為惠而以心惠物也。夫以心惠物則仁於一物而不所惠不廣矣。故舜曰而未大也。豈若無心惠物乎？故無心惠物則所惠者大而物安平。故舜又曰：天德而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

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
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
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
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
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
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
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
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
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
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

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
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
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頽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
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
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
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
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
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
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
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
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
不可以言傳也

夫道無乎不在也雖天地之大由之而生蜩鷓之小
由之而成故在於大則亦未嘗不小在於小而亦未
嘗不大當在其大也則不可知其極故曰於大不終
當在其小則不見不足故曰於小不遺大不知其極
小不見其不足萬物之用無不備也故曰萬物廣備

然萬物之既備而無不涵容也故曰廣乎其無不容
也容於萬物而其深無涯矣故曰淵乎其不可測也
道之如此而非至人孰能體用矣故至人之體道天
下雖廣而不以累心也故曰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
以爲之累權謀用而不與之偕也故曰天下奮楫而
不與之偕明物儻來而不爲之役也故曰審乎無假
而不與利遷辯是與非而不失性也故曰極物之真
能守其本至人如此而天地不足拘萬物不足累性
命安全而汎然逍遙故曰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
有所困也遠乎無爲明乎自得抑乎仁義外乎禮樂

真君淵靜而不動也。故曰：退道德，實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土，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

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夫道視之不見也，聽之不聞也，搏之不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情求，妙而至妙，神而至神，惟聖人心得而知之矣。聖人心得而知之也，以道神妙深微而廣，後世不能知之矣。故載道之粗於其書，書所以爲道。

之粗迹也。桓公不能心得於至道，徒讀聖人之粗迹，
宜乎輪扁之所以譏也。然輪扁雖譏於桓公，至於已
之所輪，而其術雖為得於心，亦未為無失而已矣。夫
破百年之木而揉之以為輪，是使木失真性也。安若
不斷於輪乎？二者均為有為之累。故莊子言於此篇
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宋元澤王雱傳

天運篇

夫無為者天之妙道也。天道之止於無為，則其道所
以不為神，惟能無為而為之。然後道妙而神矣。莊子
因而作天運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
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

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平
咸柶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
皇

夫日月雲雨風氣皆天之用也天有其用而不用以
爲用則其用所以不息也惟聖人法而用之以宥於
天下故功所以不虧而道所以曲全幽遠無不照知
而民心推戴而存真也故曰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
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
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
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
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
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
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
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
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
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至仁者未及於大仁止於不親而已矣故曰至仁不
親不親則親之視我豈有乎故曰使親忘我易親之

惟

忘我則我止曰無心於親矣豈謂無心於天下乎故
兼忘天下難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耳我豈視之爲有
而累心之亦可忘之而已矣故曰兼忘天下易然天
下雖爲度外之一物而萬物待我而瞻足矣故曰使
天下兼忘我難此至仁未爲兼忘也難大人任其自
然而付之自爲所以兼忘而已矣兼忘則入於真空
矣

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
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
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

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夫萬物皆備於我而我能全之而不虧則至貴至富
至願所以并之焉其道安有加損矣故曰至貴國爵
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
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
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
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
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
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

流光其聲。執蠶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

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道。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夫天下至妙之道。當其渾也。天人陰陽萬物。纖悉無在焉。及其散也。天地設位。陰陽殊氣。物自爲物。無不

由之矣。是以黃帝得之而所以全天樂。故莊子所以
寓言黃帝之張咸池也。夫咸池者道渾之喻也。奏之
者道散之謂也。道渾則所以有其體。道散則所以有
其用。用則所以有爲。而有爲而羣生遂。則其樂豈有
其聲歟。宜乎焱氏爲之頌。而言其聽之而不聞。視之
而不見也。故視之而不見者。言其無體也。聽之而不
聞者。言其無聲也。此明有爲卒。至於無爲也。夫無爲
則復命而反真。故終曰。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
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

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
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
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
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
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
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
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
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
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

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受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矐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矐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矐而不知矐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

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

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道
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道遙無爲也。苟
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
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
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
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
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
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莊子之作篇中言黃帝之張樂，次言孔子之西遊，是
皆有爲之事也。故孔子西遊而師金，以其道而比芻

狗不及黃帝之事而已。故降一等而言之也。然師金
止知孔子之道如無用之芻狗，而不知無用乃有用
之妙也。夫黃帝之事，然爲有爲，而是皆有爲之至也。
故有爲之至，則卒入於無爲。故繼言孔子問道於老
聃也。夫道集於虛，而虛者足容於道也。虛則一而行
無不通也。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止，不
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於內者，必行於外。
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爲自外而受歟？此聖
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
出，夫行於外者，因集於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

者豈爲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
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用之
終始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
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
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
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
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
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
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
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
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之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
固有尺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
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
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
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
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
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
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

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夫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倬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憊於厲萬民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

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鴝

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
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有為者必有迹故莊子至此而寓言老聃謂孔子治
人而以陳迹也然六經載道之書書者為道之粗由
粗可以至於精精則無所為而已此所以終孔子不
與化為人之言也夫不與化為人者付之有化也付
之自化則無所為是以言之於篇終也故曰丘不與
化為人安能化為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宋元澤王雱傳

刻意篇

夫虛靜寂寞之道廢則矯削僻異之行興此世俗之
忘於無為而滅天也莊子因而作刻意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
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
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
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
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

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
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
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
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夫山谷平世之士疆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為有我而
已矣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惑是以各蔽
於一曲也故樂於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於朝廷者
入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耽於養形者

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然
也豈與聖人相同乎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則
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故
登假於至道而乃入於寥天一豈為刻意而高歟整
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鑠豈為行仁義而脩歟巍巍蕩
蕩而在宥於天下豈為立功名而治歟淵靜晦默而
逍遙於自得之場豈為處江湖而閒歟氣柔真全而
形未嘗衰豈為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也無而不
無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為之至妙而惟聖人
所以得之矣故曰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

而治無江海而間無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惓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
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
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
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
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
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
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
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
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

曰平易者所謂無滯礙也恬惓者所謂無思慮也憂患
不能入者所謂哀樂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者所謂
喜怒不能感也如此則自得而神王矣故曰其德全
而神不虧神不虧則以生死爲往來之暫矣故曰聖
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夫死生至大而以之爲
往來則禍福之微豈能累我乎故曰不爲福先不爲
禍始感而後應者所謂德充而符合也迫而後動者
所謂事至而應也不得已而後起者所謂不豫謀也

不以智行已。不以故滅命。守於自然之真理也。故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災者。與天合德。而天不災也。無物累者。與物齊諧。而物莫役也。無人非者。出於非人之域。而明不散也。無鬼責者。與鬼神同其吉凶。而無不佑也。此數者。非聖人孰能與此矣。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逆。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

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于越之劍者。神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聖人之心。喜懼不入。而自得。故曰。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守一有常。而物莫足撓。故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正錯無累。而曠兮善應。故曰。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外能役物。而洞然清徹。故曰。不與物交。淡之至也。同乎大順。而極於精粹。故曰。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聖人之心。若是也。夫聖人之心。精神之宅也。惟聖人能養其

寶

神而不輕用。如韞藏利器而不敢妄用也。故曰：夫有干越之劍者，藏而神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故聖人寶養精神之如此，其通達無所不至，而其奧妙與天地同流，造化萬物而視之不可見，成於天而已矣。故曰：精神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利者所以和義者也。眾人重之而已矣。故曰：眾人重利，名者所以為寶之寶也。廉士重之而已矣。故曰：廉士重名，志者心之所之於遠大也。賢士尚之而已矣。

故曰：賢士尚志，精者純粹不雜之道也。聖人貴之而已矣。故曰：聖人貴精，故利不及於名，名不及於志，志不及於精，此所以言之有序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純者不雜也。素者質朴也。素則至於純，純則至於粹。粹則至於精，精則至於神而已矣。故曰：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自得，與神無二矣。故曰：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者道之妙本，而歸於自然無為矣。故曰：一之精通，合於天倫，此言入神之序也。

繕性篇

夫矯削僻異之行非出於人之天真而生於世俗之
偽心偽心用則正性所以失正性失而不悟其自失
復欲以偽而完治矣莊子因而作繕性篇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
之蔽蒙之民

夫天之付人之性也本於靜而已矣靜則明明則無
所不通世俗受天之性也以靜而必動而靜不謂之
善明而不顯則明不足耀衆是以外逐異學而求善
其靜內務思慮而增益其明異學雖得而其靜反動

思慮愈精而其明愈晦以其反動而治性以復其靜
以其愈晦而後思以復其明此非該徧之士矣故曰
謂之蒙蔽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
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恬者靜也智者動也靜出於恬則所謂善於靜動出
於智則所謂善於動動必復於靜靜必至於動以恬
而靜則萬物莫足鏡以智而動則萬物莫足止此聖
人善於動靜而不逆其理如出於性而已故曰知與
恬交相養而和理出於性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德者得也。自得則和。不欲出也。故曰德和也。道者道也。可道則必有其理。故曰道理也。自得而能容則兼愛矣。故曰德無不容仁也。可道而順理則必當矣。故曰道無不理義也。義當則得中而物附矣。故曰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所謂樂由中出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所謂禮自外作也。禮樂

者道德之緒餘。聖人不專用而治天下也。故曰禮樂偏行而天下亂矣。此莊子不貴禮樂之言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濠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

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亦何由與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夫燧人伏羲可謂朴素之時也莊子以為不及混茫之初而謂其逮德下衰也神農黃帝可謂至平之世也莊子以為不及於羲燧之時而亦謂德又下衰也古唐虞之際可謂至治之朝也莊子以為不及神黃之世而亦謂德又下衰也故燧人羲農黃帝唐虞莊子皆不取之而所取者古之混茫之初也夫混茫之中

人守其真性事任其自然豈知有仁義禮樂之端高世出衆之行而刻意繕性而效之歟此莊子之所取而言之以疾世俗也與前篇論至德之世泰初無有之意同

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夫士隱於山林也非欲自匿其身也非欲自閉其言也非欲自藏其智也出於不得已而已故曰時命大

謬也。是以當盛行而不加益，所以抱一而恬寂也。故曰：當時命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當窮居而不加損，所以深根而固蒂也。故曰：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如此，則能全其形也。故曰：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

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樂全者，所謂樂天知命而性不虧也。夫樂天者，所以知天知命者，所以至命知天，則任其自然。至命則物不能役，如此則正性所以全也。正性全則自得，自得則志無不得矣。故曰：樂全之謂得志。得志者，死生憂患富貴窮達皆不累於心，而况軒冕之微乎。故曰：非軒冕之謂也。

秋水篇

夫天下之世俗治性不以聖人之正道而徒逐諸子之俗學俗學雖汗漫汎濫亦可觀安知其無根源乎

莊子因而作秋水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觀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水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聖人之道渾合而一致其深不可測而其廣不可

窮用之所以不竭而積之所以不盈其餘潤可以濟天下其末流可用爲國家無有不容無有不至此聖人之道也及夫道散而不能興世世衰而不能興道諸子汎起浩然流蕩此莊子所以有河伯欣然之言也夫河伯欣然者所以况諸子喜其道之得行也諸子雖喜其道之盛行安知有聖人之道在焉此莊子所以有河伯東行而至於北海之言也然而聖人之道天下莫不宗也萬物莫不由也冲而未嘗盈用而未嘗知自古以固存而治亂不變其所以過於諸子之道甚遠矣而聖人未嘗自衒其廣深幽妙而獨居

其多此所以終始無窮也故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率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

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

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夫用明而察秋毫。則蔽於秋毫。而見於丘山。不盡也。注目而觀丘山。則蔽於丘山。而見於秋毫。不明也。故曰。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此皆見其所見而所見有不及。視其所視而所視有所遺也。豈若藏其明乎。若是則萬物了然見之矣。

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

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精者粗之細。粗者精之迹。由未離於形質也。故曰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惟其無形則巧曆不能計。惟其不可圍則至明不能度。寂然深妙而心得之者則精粗兩忘矣。此北海若語道之極致也。故曰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又曰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梯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

則差數觀矣

因天下之俗惑諸子之道而有我者也有我則有彼我
小大之辨而不能齊諧也莊子至此而託北海若之
言而寓其齊諧之意也夫天下之物同出於道而其
不同者形質小大之殊也故天地大於丘山丘山大
於毫末也以道達觀則均爲物耳安知丘山不大於
天地而毫末不大於丘山又何較其形質之小大而
分彼我小大之辨乎故曰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
末之爲丘山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

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
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
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
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
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
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
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
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
地之理萬物之情者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

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

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騖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夫無所不通者，知道也。知道而不能外是者，達理也。不能外是而又能應變者，明於權也。能應變而豈以物而為累乎？故形之所以常全也。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故道所以為理權之體，而權所以為理道之用，不相須。

不能相濟也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至德者所謂至人也至人與物無迕而物莫能傷水火寒暑禽獸豈能加害歟故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然而至人者非必能使水火寒暑禽獸之不害已也蓋任之自然而不輕犯也故曰非謂其薄之也來則不避而去則不冒也故曰察乎安危待之以誠而安於生死也故曰寧

入於禍福與之俱出俱入而不逆理也故曰謹於去就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蹠躓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踳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衆足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

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
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
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
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
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
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
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
語汝我請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
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

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
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
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
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
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
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
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然異之不知
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
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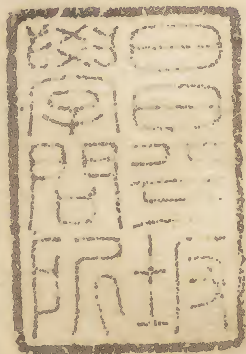
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跣還軒蟹
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
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
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
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似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
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
樂也於是埳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
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
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

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鼈與且彼方趾黃
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
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
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
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
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
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
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
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

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登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鵙得腐鼠，鷦鷯之仰而視之曰：赫！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

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作此篇，疾世俗自異於物，而中寓其齊諧之意。及其篇終而復言其知魚之樂，與齊物終於夢為蝴蝶之意同。讀莊子者，宜求莊子之意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大鄉良則覆校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rectangular seal impression at the top right.]

